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舒伯特

英国OMNIBUS经典版本

[英]佩基·伍德福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佩基·伍德福特 著

舒伯特

Schubert

黄正乔 译 萧韶 审订

英国OMNIBUS经典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Schubert

©Peggy Woodford 197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6 by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sublicensing from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

with approval of the original licensor: Omnibus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舒伯特

著 者 [英]佩基·伍德福特

译 者 黄正乔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27—X/G · 710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歌曲之王——舒伯特

19世纪的欧洲，在歌曲的创作方面，德文艺术歌曲（Lied）的数量远比其他语言来得丰富，作曲家们极力尝试要把诗词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经过格鲁克、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的努力之后，舒伯特将其发展至巅峰。

舒伯特的钢琴造诣颇深，却从不曾开过一场大型音乐会。他不像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帕格尼尼等人，在生前是出名的作曲家也是演奏家。舒伯特一生皆在贫穷中度过，除了少数好友欣赏他的音乐之外，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今天他却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作为浪漫派的先驱和后古典乐派代表人物，舒伯特在他短暂的31年生命中，总共谱写了约一千多首作品，其中艺术歌曲就有六百多首。世人所熟知的《纺车旁的格丽卿》、《魔王》、《美丽的磨坊女》、《流浪者的夜歌》、《冬之旅》等歌曲，皆是他流传下来的音乐杰作。除了旋律动

人外，他为这些曲子所写的钢琴伴奏比他的钢琴独奏作品更令人感叹与惊愕，因为在这些歌曲中，钢琴伴奏已不再单纯只是伴奏，它甚至具有诠释歌词的效果，声乐、诗词与钢琴三者已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他把从诗词中所得到的灵感，用音乐来描述，从而成为一种风格。这种创新的作曲手法，影响了日后浪漫乐派作曲家在钢琴曲方面的创作。这些曲子大多是用来表达某种心境、态度或情感的。

除了少数几首歌曲外，舒伯特的音乐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一部成功的歌剧就代表了一位作曲家在音乐上的成就，很不幸的是舒伯特的 17 部歌剧皆以失败收场。究其原因，似乎与他的创作风格有关。因为，他的音乐性质是属于抒情性的，而非戏剧性的。李斯特曾指出他的艺术歌曲在歌词、旋律与伴奏的配合上完美无瑕，但在歌剧方面则往往无法适当地表现出戏剧效果。

由于舒伯特没有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对于对位法的运用不是非常熟练，以致在技巧上显示出缺乏变化的弱点，但是他所创造的旋律，却弥补了这项弱点。舒伯特以他自己丰富的创造力和对音乐的直觉以及敏感代替了古典乐派的作曲技巧，增加了浪漫乐派的气氛与情调。除了艺术歌曲，他的钢琴小品也在乐曲形式上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包括“即兴曲”、“音乐瞬间”等。这些曲子的旋律，准确地表达了他心灵，钢琴就像是他的代言人。

1822年，他完成了著名的《流浪者幻想曲》(Wanderer Fantasy)，这首以歌曲《流浪者》为主题的曲子充满了艰深的技巧，而这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难弹奏的曲子之一。当时这首曲子甚至连钢琴家自己都无法弹奏，他曾经在某次弹奏时因故不能继续演奏，因而愤恨地说大概只有魔鬼才能演奏吧！后来李斯特把这首曲子改编成钢琴和管弦乐合奏，以稍稍弥补舒伯特没有写钢琴协奏曲之不足。

无可否认，舒伯特有很多首我们所喜爱的曲子都是在他去世后多年才被演奏，他写作的歌曲无人能比，在旋律上他使艺术歌曲的发展达到巅峰，创造了诗词与曲调完美的结合。除了歌剧和钢琴协奏曲外，舒伯特的其他作品在乐坛上都有着不朽的地位，如著名的《未完成》交响曲和《鳟鱼》五重奏。哈多爵士(Sir W. H. Hadow)曾指出舒伯特在音乐上的成就是：“就乐思与体裁的明晰而言，他不如莫扎特，就音乐的结构能力而言，他远逊于贝多芬，但就诗意的表现力和暗示力而言，却是前两者所不能及的。”

这本由英国 Omnibus 公司出版，佩基·伍德福特(Peggy Woodford)所撰写的传记，藉舒伯特在世时的生活与交友情况来解析他创作音乐的过程，另外也藉着他与亲密友人间的信函及回忆，让世人了解舒伯特在音乐生涯上所面临的困难，对人、事、物的感觉，以及被病魔缠身的痛苦，而这些挫折都没有影响他对音乐创作的理想及执著。作者从史学家的角度，对舒伯特的一生作了详细

的介绍。这本非学术性的著作对意欲多了解舒伯特的爱乐者来说，将是一本很好的传记。

音乐教授 丛培娣

目 录

导读	歌曲之王——舒伯特	1
1	青少年时期	1
2	首都维也纳	21
3	担任教职	35
4	自由的滋味	58
5	匈牙利之旅	81
6	舒伯特之友	105
7	转折点	120
8	月光屋	141
9	贫困交迫	170
10	冬之旅	194
11	歌者已远	217
12	意外之死	238
附录	舒伯特的音乐精神	255

1

青少年时期

这孩子将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音乐大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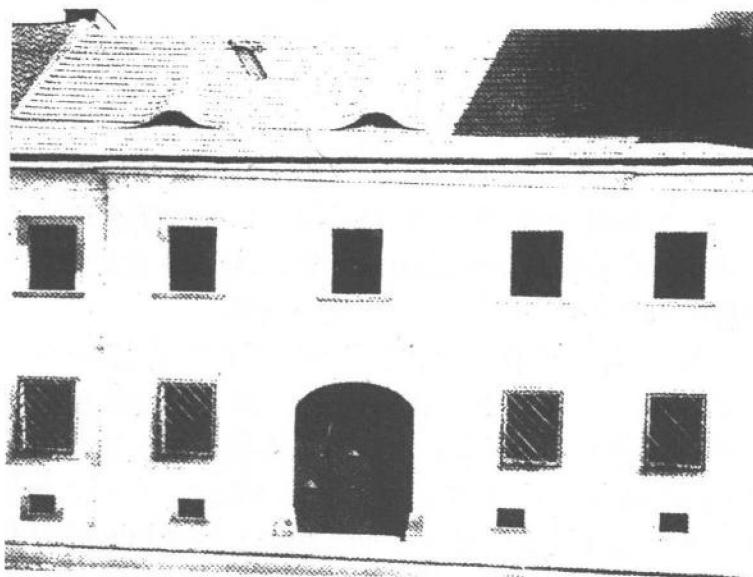
——安东·施密特(Anton Schmidt)

舒伯特的生平是所有作曲家中最感人肺腑的故事之一。他 31 岁英年早逝，但却为世人留下大量优秀的作品。舒伯特过世时，除了他的朋友之外，广大听众还来不及认识这位浪漫派巨擘的音乐才能，直到 19 世纪末，舒伯特在乐坛的真正价值才开始受到重视。

如今，舒伯特在乐坛的显赫地位无庸置疑，但回首当年他在世时备受冷落忽视的际遇，仍让人难以置信。1827 年，舒伯特辞世前一年，英国人爱德华·霍尔姆斯 (Edward Holmes) 访问维也纳，写了一篇关于音乐之都艺文活动的报导，竟然只字未提舒伯特；法国学者法提斯 (M. Fetis) 于 1830 年，音乐史学者拉斐尔·乔治·卡斯怀特 (Raphael Georg Kiesewetter) 于 1833 年描述维也纳

的音乐活动时，也都对舒伯特视而不见。这种漠视令人咋舌，毕竟当年舒伯特绝非默默无闻之辈，他的一些作品在奥地利曾经出版并上演；此外，他所交往的也都是当时维也纳的知识精英。音乐史上，没有一位作曲家像舒伯特这样生前境遇冷落，死后才享誉乐坛。

舒伯特曾对他的忠实好友约瑟夫·冯·斯帕文 (Josef von Spaun, 1788—1865) 说：“我内心深处期许有所作为，但有谁能超越贝多芬呢？”舒伯特死后一年，斯帕文写道：“尽管我对挚爱的朋友赞赏有加，……但这与我对莫扎特、海顿的尊崇绝不相同……”



舒伯特的出生地，维也纳城郊诺斯多弗街 54 号（舒伯特纪念馆）

弗朗茨·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于 1797 年 1 月 31 日，诞生于维也纳郊区汉普夫 (Himmelpfortgrund) 拥挤的公寓里。其父弗朗茨·特奥多尔·舒伯特 (Franz Theodor Schubert, 1763—1830) 是东欧摩拉维亚 (Moravia) 农家的孩子，母亲伊丽莎白·维兹 (Elisabeth Vietz, 1756—1812) 是西里西亚 (Silesia) 地区锁匠的掌上明珠。他们在维也纳相遇、结缡，并在当地定居，特奥多尔在其兄长卡尔创立的学校任副校长一职。他们的长子伊格纳兹·舒伯特 (Ignaz Schubert) 于 1785 年婚后 2 个月出生，紧接着在 16 年间，13 个孩子相继出世，不幸只有伊格纳兹以及 1790 年出生的费迪南 (Ferdinand Schubert)、1795 年出生的弗朗茨·卡尔 (Franz Karl)、1797 年出生的第十二个孩子弗朗茨·舒伯特，以及 1801 年，伊丽莎白年逾 45 岁时生的第十四个孩子玛丽亚·特丽莎 (Maria Theresia) 等五个孩子存活。

舒伯特出生的地址为诺斯多弗街 (Nussdorferstrasse) 54 号，是一幢可供 16 户家庭居住的公寓，每户都只有一间厨房和一个大房间。舒伯特家占了两户，父亲特奥多尔白天在其中一个房间教一些小学课程。

这种拥挤的现象在当时的维也纳相当普遍，光是汉普夫 9 条街的 86 幢房子里就住了 3000 人。当时维也纳市中心区的人口大约是 5 万，而包括四周城郊的总人口则将近 30 万。如果说舒伯特家的情形和附近人家有何不同，那就是有时会有将近二百个小孩聚集在这间小公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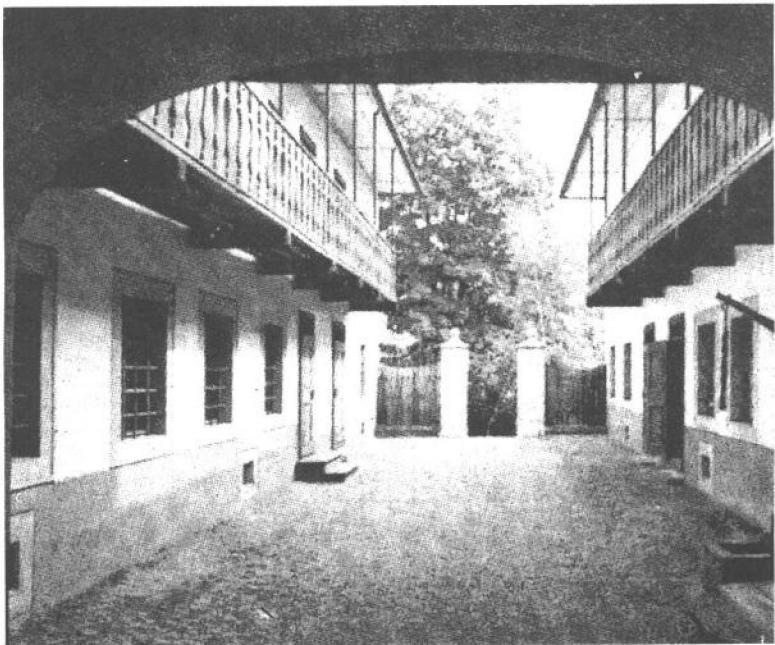
中，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特奥多尔显然是个成功的管理人才，因为当学生人数增加时，他竟能增加为一天教两梯次学生的课，一次 100 个小孩。他自己的儿子只要长到一定的年纪，每个都成了他的助教。

1801 年舒伯特的父亲买下邻近的舒林街 (Säulengasse) 一幢较大的房子，全家搬了进去。小学的业务持续扩大，年轻的舒伯特也在此完成他的初级教育。特奥多尔是位好老师，他早就认定自己的儿子禀赋非凡。费迪南是这样回忆舒伯特的童年的：

我父亲在弗朗茨年幼时就预见他有不凡的音乐才华。父亲亲自指导伊格纳兹和我拉提琴，接着又指导小弗朗茨，而伊格纳兹则为他启蒙钢琴。随后唱诗班指挥米歇尔·荷塞尔 (Michael Holzer) 教他小提琴、钢琴以及声乐。荷塞尔不只一次提到这位生性聪颖、才华洋溢的门生：“每当我想教他一些新东西，就发现他早会了，因此我实在没有为他上过什么课，常常是无言以对地注视着这位天才。”

舒伯特当时大约 10 岁，而 11 岁时他就在利希滕陶教堂 (Liechtental Church) 担任第一男高音了。他是个称职的首席音乐家，总是能适时以音乐引导礼拜堂里人们的情绪，他同时也在顶层管风琴房独奏小提琴，并创作小型弦乐四重奏、歌曲集和钢琴作品。

因此，斯帕文形容舒伯特是“超凡脱俗的奇葩”，也就



舒伯特出生的房子，正对花园的中庭景观（舒伯特纪念馆）

不足为奇了。

舒伯特一生的首次转折点发生在 1808 年。当时维也纳最高教育机构皇家神学院（今日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前身）公告，将在当年 5 月招考两位唱诗班团员，入选者同时可在附属的学校接受高等教育。费迪南写道：

1808 年 10 月，舒伯特进入决选，在神学院院长面前试唱。他身着浅蓝白色的外套，排队在前面等待面试的小孩都开他玩笑，说他“绝不会失败，他就像个小磨坊主

人*一样。……”无论如何，这位校长的儿子表现非凡，教堂音乐总监安东尼奥·萨里利（Antonio Salieri）、艾伯勒（Eybler）和合唱团指挥库那（Körner）都对小舒伯特视谱的不俗表现赞赏有加。于是，他开始了在神学院的求学生涯。

纵使费迪南描述他弟弟的杰出表现时，因感到骄傲而略显夸张，不过舒伯特的天分极早受到青睐则无庸置疑。萨里利——他可是重要人物，主宰维也纳乐坛达40年之久，也是莫扎特生前的死对头，他的赏识对舒伯特而言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神学院的教育首先是提供良好完备的预备课程，等小男孩到了变声期，再以“品行”和“学科”成绩，来决定是否留校完成学业。从现存的学校日记中发现，1809年舒伯特从刚入学的第一学期起，就维持相当优秀的课业表现。学习科目包括拉丁文、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以及宗教。他接受的是当时最好的教育，结识的是从各地遴选出来的精英分子，其中有些朋友和舒伯特结成爱好音乐的莫逆之交。

更重要的是，神学院的音乐环境造就了舒伯特，为他日后成为大作曲家奠定了基础。教授他钢琴和管风琴的

* 磨坊厂的人为工作方便都穿白色衣服，而当时合唱团制服也是白色。日后舒伯特所撰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Die Schöne Müllerin）中的磨坊工人也不例外。——编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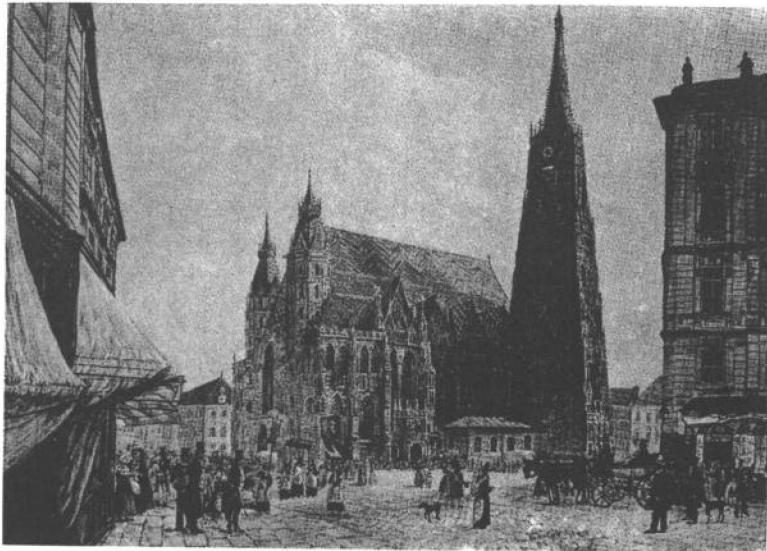
安东尼·萨里利(1750—1825年)，格鲁克的拥护者，莫扎特的竞争对手。贝多芬、舒伯特及李斯特的老师。油画像，画家不详

广，思考方式似乎很早熟，我曾经保留一首他当时写的长诗，不过后来却遗失了。那首诗的主题是赞美上帝的荣耀全能，以14世纪韵文写成，非常晦涩难懂……

温泽尔·鲁锡卡(Wenzel Ruzicka)，是一位专业管风琴家，并兼授中提琴和大提琴，据说鲁锡卡曾以“上帝的得意门生”来赞赏舒伯特的音乐天分。舒伯特同时也学习小提琴和声乐。神学院有一支蓬勃发展的管弦乐团，每天演奏一首交响曲以及一、二首序曲以飨学生。舒伯特任首席小提琴手，而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聚集在神学院外的广场聆听从窗口流泻的音乐。

舒伯特在神学院的同窗回忆他们在学校的日子，其中一位年纪比他小五岁的安东·霍查弗尔(Anton Holzapfel)写道：

当我和他较为熟识时，他已经读四年级了。一个圆滚滚的矮小孩，友善的笑脸上点缀着两个深深的酒窝。……他的知识面很



维也纳，从广场一侧远观圣·斯蒂芬教堂之景

除了这些有关舒伯特聪敏过人的描写之外，霍查弗尔还记载神学院乐团活跃的情形。当时舒伯特担任乐团助理之职：

这份令人厌烦的工作包括保养擦拭乐器、点亮烛台、排椅子、整理乐谱。……舒伯特在担任首席提琴手的同时，兼任这职务达数年之久。每天的练习、教堂演奏、小型室内乐演奏，占满他课外的所有时间，……除此之外，在钢琴旁唱歌，尤其是约翰·琼斯泰格（Johann Zumsteeg）的民谣诗歌更是在我们之间广为流传。总体而言，音乐在同侪间仍是相当严肃的话题，而舒伯特又在其中

扮演极活跃的角色。……虽然只是在差劲的乐器上随意地演奏，但年复一年，我们弹奏约瑟夫·海顿（Josef Haydn）和莫扎特的全套交响曲，贝多芬的第一、第二号交响曲，以及当时流行的序曲，……我们也演奏海顿、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虽然这是霍查弗尔在 1858 年追记的回忆，但其翔实描述的细节重现了当时神学院的风貌。

神学院的生活为舒伯特奠定了再完整不过的音乐基础，他不仅对历来伟大作曲家了若指掌，并能提出异于大



海顿与舒伯特少年时代的音乐摇篮——维也纳少年合唱团，原属皇家教堂合唱团，首创于奥地利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位时